

云海玉弓緣

上





梁羽生小说全集

云海玉弓缘（上）

（香港）

梁羽生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云海玉弓缘 上 / 梁羽生著. - 广州: 广东
旅游出版社; 花城出版社, 1996.3

(梁羽生小说全集; 41)

ISBN 7-80521-642-8

I . 云… II . 梁… III . ①侠义小说 - 中国 - 现代
②长篇小说 - 中国 - 现代 IV . I 247.58

广东旅游出版社
花城出版社 出版

(广州市中山一路30号之一, 邮编: 510600)

新华书店经销

广东省肇庆新华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850×1168 毫米 32 开 28.875 印张 696 千字

2001 年 7 月第 2 版 第 1 次印刷

定价: 43.20 元 (上、中、下)

(版权所有 翻版必究)

目 录

第一回	抱恨冰弹御强敌 忏情毒箭插酥胸	1
第二回	天旋地转不知处 柳暗花明遇故人	18
第三回	野鹤闲云无觅处 雪泥鸿爪未留痕	38
第四回	海外奇闻传后世 武林秘事动雄心	61
第五回	海外仙山藏隐秘 洞中儿女两无猜	72
第六回	某水某山迷姓氏 一钗一佩断知闻	88
第七回	各施手段相争斗 哪识柔情已暗牵	112
第八回	惊悉奇功传后世 且凭拐剑斗神魔	126
第九回	是爱是憎难自释 为恩为怨未分明	141
第十回	莲出污泥原不染 罪加稚子是何言	160

第十一回	凶僧辣手图翻案 侠女青霜护掌门	175
第十二回	太息知交天下少 伤心身世泪痕多	196
第十三回	壮志欲酬湖海愿 知音谁识坎坷人	212
第十四回	难消冤孽肝肠断 痛失奇书祸患多	232
第十五回	一女自伤身世恨 双魔会合练神功	248
第十六回	机心识破生疑虑 隐秘难瞒种祸根	265
第十七回	冰弹玉剑消阴煞 泥沼荒林困老魔	283
第十八回	弄鬼装神迷侠女 飞花摘叶见神功	301
第十九回	崂山问罪情何忍 黄海浮槎梦已空	319
第二十回	极望遥天愁黯黯 眼中蓬岛路漫漫	335
第二十一回	欲消祸患筹良策 但愿同心化险夷	352
第二十二回	吞舟巨浪兼天涌 裂石熔岩卷地焚	372
第二十三回	频生祸事情何忍 未测芳心意自迷	391

第二十四回	槎通碧汉无多路 土蚀寒花又此坟	404
第二十五回	两代求书留海外 一生低首伴蛾眉	419
第二十六回	识破画图寻秘笈 力张强弩奏奇功	435
第二十七回	青鸟未传云外讯 玉钗难绾再生缘	450
第二十八回	冰宫一觉真成幻 梦境迷离是耶非	467
第二十九回	隐迹埋踪随旧友 传音入密戏高僧	484
第三十回	飞花挫敌疑奇迹 摘叶回枝显异能	501
第三十一回	隔物传功败掌门 飞弹闭穴惊妖孽	522
第三十二回	毒手扬威搜劲敌 冰弹玉剑斗魔头	539
第三十三回	弱女陈情图弭祸 神魔恃势强凌人	554
第三十四回	花明柳暗孤雏现 石破天惊怪客来	573
第三十五回	为谁幽怨为谁苦 各自相思各自伤	589
第三十六回	惆怅深情如梦杳 暗伤心事付东流	608

第三十七回	暗系赤绳为月老 徒教残泪湿红妆	625
第三十八回	柔肠寸寸情难断 剑气森森祸未消	640
第三十九回	暗室除奸惊辣手 冒名求禄显神功	659
第四十回	庆功宴上灾星至 比武场中敌胆寒	679
第四十一回	一剑诛仇寒贼胆 双魔火并慑群雄	695
第四十二回	神功力斗修罗掌 妙药难消往日嫌	714
第四十三回	解困扶危闻恶耗 伤情怀旧上襄阳	731
第四十四回	渺渺芳踪无觅处 重重疑案费思量	749
第四十五回	玉女深情怀旧友 金牌有命护同门	766
第四十六回	诀别魔头留秘笈 重来浪子负芳心	784
第四十七回	专使驰书少林寺 正邪大会千嶂坪	804
第四十八回	唐晓澜巧使天山剑 孟神通大展阴煞功	821
第四十九回	千重剑气消魔焰 一片柔情断侠肠	837

第五十回	贺礼送来成祸害 灵丹难觅费思量	855
第五十一回	红烛未残妖女至 冰峰较技掌门危	874
第五十二回	佳偶竟然成冤偶 多情却似反无情	898

第一回 抱恨冰弹御强敌 忤情毒箭插酥胸

三月艳阳天，莺声啁溜圆。
问赏心乐事谁家院？
沉醉江南烟景里，
浑忘了那塞北苍茫大草原，
羨五陵公子自翩翩，
可记得那佯狂疯丐尚颠连？
灵云缥缈海凝光，
疑有疑无在哪边？
且听那吴市箫声再唱玉弓缘。

——曲谱《滴滴金》

暮春三月，江南草长，杂花生树，群莺乱飞。这江南三月的阳春烟景，古往今来，不知曾迷倒了多少骚人墨客、公子王孙？何况是从未到过江南的人，在这“沾衣欲湿杏花雨，吹面不寒杨柳风”的醉人季节里，自然是要着迷的了。

这一位从未到过江南的人，是个二十岁左右的少年，有着一副孩子气的脸孔，也有着一股孩子气的心情，此际正在山坡上游目四顾，手舞足蹈地嚷道：“怪不得老爷在萨迦的时候，日日都想回家，原来江南真是个好地方，江南真好啊！”

有一群孩子嘻嘻哈哈地跟在他的后面，领头的一个大孩子忽然指挥他的同伴唱道：“不识羞，不识羞！老鼠跌落天秤里，自称自赞没来由！”那带着稚气的少年人向孩子们扮了一个鬼

脸，装作发怒的样子叫道：“岂有此理，你们这几个小鬼头为什么骂我做老鼠？那群孩子嚷道，“你不是自称自赞么？我们明明听见你叫江南真好，江南真好！还说不是老鼠跌落天秤？”那少年人大笑道：“我是说你们这个江南的地方呀，不过，我这个江南也不见得坏吧？”

原来这个从未到过江南的少年，他的名字就叫做“江南”。他本来是西藏萨迦宣慰使陈定基的儿子陈天宇的书童，陈定基被贬到西藏十多年，后来因为迎接金本巴瓶有功，得一位在朝为官的亲家求皇上特赦，准他回京复御史原职，他见官场险恶，回京做了两年御史，便告老回乡。他的家在离苏州五六十里的一处名叫“木渎”的乡下，面临太湖，风景极美。江南因为那次替主人带信入京，奔跑有功，陈定基认他做义子，早已不是书童了。不过因为他是书童出身，毫无架子，跟主人回乡，至今不过两月，便和乡下的孩子混得挺熟。

这时江南一面笑，一面把大把的糖果分给孩子，问道：“怎么样，我这个江南也不错吧？”孩子们不再嘲笑他了，欢呼道：“江南真好！江南真好！”江南忽道：“喂，你们这村子里，有没有一个欢喜吹胡笳的姑娘？”

江南这一问又把孩子们逗得乐了，几个较大的孩子伸手指刮脸孔羞他道：“嘻嘻，江南哥在想大姑娘！”江南道：“胡说八道，喂，喂，我是说正经的，谁告诉我，我明儿到苏州去买一个铜陀螺送给他。”孩子们垂涎欲滴，但他们对江南的问题显得十分迷惑，纷纷问道：“什么叫做胡笳，胡笳是怎么样子的？”江南用手比划道：“是用很长的芦叶卷成的吹管，吹起来可以发出很尖锐的声音。”孩子们又纷纷问道：“那芦叶是怎么样子的？”“吹起来好玩吗？”“哈，哈，这怪东西我们可没见过。”

胡笳是塞外胡人的一种乐器，江南的孩子哪里见过，江南

怎样说他们也不明白，不过喜欢吹笛的，喜欢吹箫的姑娘，他们倒数出一大堆，把江南弄得又好气，又好笑，心道：“奇怪，就算我听错了，公子也不会听错，昨夜里我们明明听得那酷似胡笳的乐声！”

忽然一阵呜咽的乐声远远飘来，有如三峡猿啼，鲛人夜泣，声音尖锐而又凄厉，连孩子们也听得清清楚楚了，江南心头一震，他自小在塞外听惯了那胡笳的声音，绝不会错，急忙摆脱了孩子们的纠缠，向胡笳声来处的那一面山坡奔去，只见山坡下两骑快马奔来。孩子们在他背后叫道：“江南哥，别去惹他们，他们是王老虎的打手。”

江南到此将近两月，知道这个王老虎乃是吴县一霸，还是一个什么帮会的香主，但江南正是一个喜欢闹事的人，他根本就未曾把王老虎放在眼内，更何惧他的两个打手，就算毫不相干，若给他知道是王老虎的打手，他大约也要去撩拨一下子的，何况他现在已瞧见了这两个打手骑马去追的正是那个吹胡笳的姑娘。

苏州一带的山丘在江南眼中不过是同土馒头一般，他提一口气，疾奔而下，转瞬便到山脚，但他这时想的却不是怎样去对付那两个打手，而是在奇怪哪里来的一个吹胡笳的姑娘？他想起昨晚三更时分，陈天宇和他谈起萨迦的往事，谈兴正浓，大家都没有睡意，他们正谈到疯丐金世遗的时候，忽然隐隐约约听到一阵笳声，仅仅片刻，便消失了。当时江南疑神疑鬼，还以为是金世遗来了，但陈天宇精于音律，他说这胡笳之声凄厉怨郁，吹这胡笳的十九是个女子，不会是金世遗。江南当时便要跑出去看，陈天宇因为怕惊动父亲，将他劝止。因此江南今日一清早便出来打听，如今见着了，果然是个姑娘。

可是这姑娘的面上罩着黑纱，江南看不见她的面容，越想越觉奇怪。江南跑到山脚的时候，那两骑马正巧追上了这个姑

娘，就在江南面前掠过，马上一个打手，忽然发出狞笑，飞出一条钢抓，呼的一声，向那个面罩黑纱的姑娘抓去！

那名打手飞出钢抓，满以为一抓便可以将这少女抓翻，就在这一瞬间，忽听得有人嘻嘻一笑，那名打手正自用力一扯，忽然手掌痛如刀割，一跤跌下马来，原来是江南以灵巧的身法，接过了他的钢抓，却将钢索缠到树上去了。

另一名打手，见状大惊，急忙下马，将同伴扶起，跌倒的那名打手哇哇大叫，江南笑道：“你自跌倒，关我屁事，谁叫你抓那大树，大树跟你有什么仇？哼，哼，你骂谁啊！”

另一名打手较为慎重，止住了同伴，问江南道：“喂，你是哪条线上的朋友？”江南摇头晃脑地说道：“我从不认识你们，谁跟你有钱银往来？怎么说我和你们是钱银上的朋友？”他装呆扮傻，故意将“线上”念为“钱上”，胡缠一气，扯到钱银上来了。

那打手沉声喝道：“你这小子是真糊涂还是假糊涂？你知不知道我们是海洋帮王香主的手下？”江南道：“不知道啊！”那打手道：“那你懂不懂江湖规矩？这外路女子来历不明，王香主要拿她审问，你为什么拦阻？”江南道：“这倒奇了，香主是什么东西？是和知府一样大的大官么？我可见过不少官儿，就没听说有香主这样的官，更没听说过因为来历不明，就可以将人抓来审问的。”那打手“哼”了一声，道：“你是哪里来的混帐东西？”江南道：“我也是外路来的，你们的香主要不要审问？”刚才跌倒的那个打手勃然大怒，招呼他的同伴道：“这小子分明是有意戏弄咱们，不给他吃点苦头，他也不知道厉害，别和他多说废话了，并肩子上啊！”

江南叫道：“你一来就骂我混帐，再来又骂我为小子，大丈夫一忍不能再忍，看——巴——掌”“看巴掌”三字，他用京戏的道白念出，身体随之晃动，摇曳生姿，逗得在山坡上看

热闹的孩子都哈哈笑了。那两名大汉可是气得七窍生烟，一个挥拳击他面门，一个伸手抓他臂膊，两个人都没有沾着，但听得那“掌”字一出，紧接着噼啪两声，清脆之极，两个打手果然都挨了江南的一记耳光。

那两个打手敢情是被打得昏了，到了此刻，本来他们已应该知道江南的本领比他们高出何止十倍，他们兀是不知进退，一左一右，冲着江南的影子又是双拳齐发，江南轻轻将他们的衣角一扯，但听得“卜通”“卜通”的重拳击肉之声，响了好几下，原来是各自打在同伴身上，昏头昏脑，都把对方当作敌人，打了七八下才知道。

江南嘻嘻笑道：“你们自己打伤自己，诸位小朋友都是见证，可怪不得我！”那两条大汉给打得面青唇肿，腰酸骨痛，目瞪口呆。江南道：“你们还竖眉毛、瞪眼睛做什么？敢情是打得未过瘾，还要和我再打一场么？”蓦然他睁眼一瞪，两名打手吓得屁滚尿流，慌忙逃走。就在这时，忽听得一阵哈哈的笑声！

江南回头一看，只见路口一大堆人，个个带着兵器，江南方自一愕，只道是那个什么海洋帮的救兵来了，却见那为首的汉子跨上一步，拱手说道：“少年英侠，可佩可羡！”

江南从未曾被人这样捧过，听他那么一叫，乐得心花大开，嘻嘻笑道：“我算得什么侠客，像我们的公子和他的那几位朋友才是当世的大侠呢！”那汉子侧一侧头，好像想什么事情似的，忽地又对江南拱手说道：“失敬，失敬！你先别说，且待我猜猜你的公子是谁，哈，我猜着了，一定是陈天宇！你的名字叫做江南！”江南乐道：“一点不错，你怎么知道的？”那汉子道：“我和你们的公子乃是多年的老朋友了，怎能不知？”顿了一顿，又道：“陈公子那几位朋友和我们也相识的，其中一位和我们交情最深的叫唐经天。”江南道：“对，对！唐

大侠和我们的公子是最要好的了，简直比兄弟还亲，哈，想不到他也是你们的好朋友，喂，还有一个金世遗你们知道吗？”那个汉子道：“嗯，金世遗？呀，不错，不错，见过几次面的。”江南急忙问道：“你们最后那次见面是在什么时候？”那汉子道：“就在念青唐古拉山的山脚，我们去拜会唐经天，刚好在那里碰到他，后来我们就到江南来了，大约是半年以前的事吧。”江南大喜道：“那么说，金世遗没有死呀？”那汉子道：“金世遗年纪虽大了一点，精神还是很好呀，我看他最少还可以再活十年，怎么会死？”

江南怔了一怔，心道：“金世遗和我们的公子差不了几岁，怎么说他年纪大了？”但他毕竟心地纯真，疑云一起，便即自己开解道：“是了，金世遗最喜变容易貌；他还假扮过大麻疯呢，装做一个老头儿的模样出现，也不稀奇。可是这一班人自称是公子的朋友，我却怎么一个也不认得？”那汉子似是知道他的心思，唠唠叨叨地说道：“那年，陈公子去迎接金本巴瓶，我们曾助他一臂之力，算来有六七年啦！”江南道：“那次可惜公子没有带我去，听说热闹极了，四方的奇人异士到了不知多少。原来你们是这样和我们的公子结交的，怪不得我不认识你们。”仔细一看，那一班人高高矮矮，共有十三个之多，个个都是满面风尘，瞧那服饰，也像是塞外来的。

江南的疑心去了一半，那为首的汉子说道：“你不认识我们，我们却早已听到你的大名了。”江南乐得嘻嘻笑道：“是么？那一定是我们的公子提起的了，他就爱夸赞我。”那汉子道：“不错，陈公子说你是他最得力的书童，又聪明，又伶俐，又懂得办事，真是十全十美！”江南吃他一捧，好像饮了一壶美酒，飘飘然的醉倒云端，说道：“你们还有未知道的哩，我现在不是书童了，承蒙公子看得起我，和我结为兄弟！”那汉子连忙拱手说道：“陈二公子，失敬，失敬！”江南乐不可支，

道：“你们远道而来，可有要我效劳之处么？”他见别人称他“公子”，他便也学主人的口气，文绉绉地客套一番。

那汉子道：“正想请你带路，陈大公子想必在家。”江南道：“在，在，一定在家，我们是前两个月才随老爷辞官归里的，你们的消息倒很灵通呀！”行在前头带路，刚刚跨出一步，忽地想起一事，叫道：“你们且等一等，咦，吹胡笳的女子哪里去了？”那些人听江南一嚷，四下一望，果然不见了那个女子，那汉子笑道：“这个女子想必是被吓破了胆，所以急急忙忙地逃走了。陈二公子要找她么？这事一点不难，待我们见了大公子之后，替你分头寻找便是。”江南可觉得有点奇怪，这里地势平坦，有一座小山却在后面，若是那女子逃上小山，这一大群人塞在路口，断无不见之理，若是往前面奔逃，那么自己目力所及，也该发现，如今竟是踪影不见了，那就除非是这女子也懂得轻功，趁自己讲话这一小段时间，便跑出数里之外，要不然那就难解释了。

那班人簇拥着江南往村子里走，江南本来有点不安，但听得那班人你一句我一句的夸奖他，又乐开了。说道：“你们曾上过念青唐古拉山，见过唐大侠夫妇，那你们知不知道我家公子和唐大侠还是亲戚呢！”为首的那汉子道：“是么？”江南道：“怎么不是？公子的夫人正是外号冰川天女的唐夫人的侍女。哈，你们可别看轻了侍女，冰川天女是公主身分，她的这位侍女呀也是国中大臣的女儿呢！她不但知书识墨，精通剑术，还有她主人所赐的、冰宫独有、世上无双的冰魄神弹呢！”江南自小便有爱说话的习惯，在萨迦之时，衙门的厮役送他一个绰号，叫做“多嘴的江南”，如今他虽已成年，多嘴的脾气仍然未改。

那为首的汉子与同伴们交换了一个眼色，微微笑道：“是么，那妙极了！”江南一怔，正想问他怎么是“妙极了”？但一

看已到了家门，看门的王公公见江南带了一大群人来了，好生惊诧，上前来问他，江南嚷道：“快去通报公子，说他在塞外的一群好朋友来了。”他兴高采烈，不待陈天宇出来迎接，便自作主张，将那群人带进家门内院，正跨上台阶，忽见陈天宇站在上面，脸上神色，非常奇异！

那为首的汉子哈哈笑道：“陈公子，你再也想不到咱们会这样快的来拜访你吧？”陈天宇怒道：“赵灵君，你意欲何为？”那为首的汉子道：“你有唐经天撑腰，我们敢怎么样，只不过想请你也尝尝刺穿琵琶骨的滋味罢了！”江南大惊喝道：“原来你们是我家公子的仇人！”飞身跃起，叉那汉子的咽喉，那汉子腾地飞起一脚，江南叫道：“好厉害！”在半空中一个转身，只听得“蓬”的一声，江南的屁股给他结结实实的踢个正着，幸而他刚才转身得快，要不然给他踢中当胸，焉有命在。

原来这个赵灵君乃是崆峒派的掌门人，六年之前，他们在西藏的扎伦城外，围攻武当派的雷震子，恰巧被陈天宇与幽萍碰见，陈天宇仗义拔刀，幽萍用冰魄神弹打伤了赵灵君的眼睛，后来唐经天也来相助，一手连发十三枝天山神芒，将赵灵君和他的十二个师弟全部打伤，神芒穿过了他们的琵琶骨，将他们的武功废掉，逐出西藏。

本来琵琶骨被穿，纵有良医，也非得有十年以上的苦功，才得恢复，他们却机缘凑巧，在一个波斯胡商之处买得千年续断膏，又得本派一个功力极高的长老给他们续筋驳骨，并助他们练功还原，不到五年功夫，他们竟已痊愈，武功更胜从前。这一役乃是崆峒派的奇耻大辱，他们自是不能忘怀。伤好之后，便欲报仇，只因唐经天夫妇武功实在太高，他们不敢轻易招惹，于是便拣个较软的先来欺负，由北而南，找了一年，终于得江南替他们带路，找到了陈天宇。

江南爬了起来，陈天宇已经和那一大群人交上了手，但见

剑气纵横，白刃耀眼，金铁交鸣之声，震耳欲聋，陈天宇苦守台阶，不让他们攻进。激战中但听得“嚓”的一声，陈天宇刺伤了一个崆峒弟子，紧接着“嗤”的一响，赵灵君也撕裂了陈天宇的上衣。江南悔恨交集，连忙绕过后院，去请救兵。

陈天宇剑法虽然精妙，但双拳难敌四手，何况是被十三个崆峒高手围攻，片刻之间，他又被赵灵君打了一掌，陈天宇勃然大怒，一剑横披，赵灵君一闪闪开，这一剑却削掉了他身后那个师弟的手指，赵灵君趁此时机，进掌一推，陈天宇立足不稳，另一名崆峒弟子立刻补上一刀，正正砍中他的肩头，血如泉涌。

忽听得一个苍老的声音骂道：“你们这班狗、狗强盗……”话未说完，便咕咚倒地，原来是陈天宇的父亲陈定基闻声出现，刚好见着儿子受伤，又急又气，骂了一声，精神便支持不住了。

赵灵君哈哈笑道：“你敢骂我，活该报应。好，将这老贼的琵琶骨也一并穿了！”陈天宇浴血苦战，遮拦不住，业已有好几个人从他身边绕过，奔上台阶，陈天宇气得大骂，那几个人正是要他生气，越发放声大笑。

忽听得一声斥道：“谁敢伤害我的公公！”陡然间寒光耀眼，冷气弥空，那几个人嘴巴未曾合拢，笑声忽然好似凝结一般，原来幽萍来得太快，他们虽然早有防备，但一时之间，措手不及，口中还是各被射进了一颗冰魄神弹，舌头冷僵，哪里还笑得出口。

幽萍“砰”的一声，关上大门，一扬手又是几枚冰魄神弹，这回赵灵君亦已及时发动，但听得嗤嗤不绝的暗器破空之声，接着是炒豆碎裂般的几声轻响，但见一团团的寒光冷气，发散开来，好像撒下了一张雾网。原来赵灵君为了抵御这种冰宫独有、世上无双的冰魄神弹，几年来精炼梅花针暗器，不待